

凱旋門 闕如

赵冬苓

芳洲

山东文艺出版社



凯旋门 阙如

赵冬苓 芳 洲

山东文艺出版社

一九八六年·济南

内 容 提 要

《凯旋门》是青年女作者赵冬苓的长篇小说。它着重写了女青年高扬为跨进一座大学的校门——“凯旋门”，而艰苦奋斗的历程，及其迂回曲折的爱情生活；作品还写了高扬和她的同代人，由于对理想、事业和爱情的不同追求，以致在生活舞台上演出了不同的悲、喜剧。这部作品，通篇用充满哲理的语言，道出了复杂的人生和人的不同价值。

《网如》是芳洲的第二部中篇小说。描写了B市市委书记汪家伦在负责清理“三种人”的工作中，被往日的旧情人乱了方寸，原来这旧情人是被清查者的妻子。于是，汪家伦那莫可名状的复杂感情，便跃然纸上。该作品结尾含蓄，给读者留下了思索的空间。

凯 旋 门 网 如

赵冬苓 芳洲

山东文艺出版社出版

(济南经九路胜利大街)

山东省新华书店发行 山东新华印刷厂潍坊厂印刷

787×1092毫米32开本 10.126印张 212千字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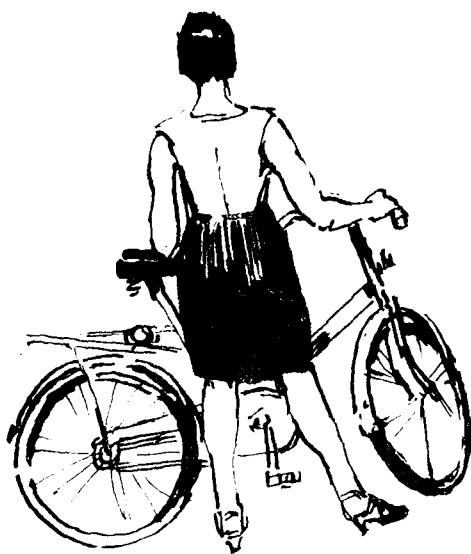
1986年4月第1版 1986年4月第1次印刷

印数1—8,500

书号 10331·209 定价 1.75元

目 录

凯旋门	赵冬苓(1)
阙如	芳 洲(221)



凯旋门

赵冬苓

终场铃响了，宣布一场旷日持久的搏斗终于休战。

我最后看了一眼我的试卷。巴尔扎克、狄更斯、普希金、屠格涅夫……这些陪伴我度过了几乎整整一个青年时代，在感情上曾经和我如此亲近的大师，如今看上去却显得那么遥远、陌生，仿佛此去一别，便成永诀。

我把试卷装进试卷袋，站起来，碰到了田的目光。生活多么滑稽，竟委派他，做我和命运决斗的仲裁人。

“不再检查检查了吗？”他走过来，悄声对我说，声音刚好能被左右听见，“仔细检查一下才好。”

我皱了皱眉。他干吗用这种亲昵的态度对待我？方才考试的时候，他三番五次到我身后看我答题，不光使我心绪烦乱，还引起左右的考生对我侧目而视。那许多道监视的目光，又轻蔑，又愤怒，又戒备，弄得连我自己都有好一阵子弄不清楚，我是不是真的心怀鬼胎。其实，依我对他的了解，我很清楚，他绝不会违犯监场纪律。那他这样对待我干什么？显示我们曾有过什么关系吗？真是无聊之极。

“可以再检查吗？”我提高了声音，“终场铃已经响过了。”

“哦，如果不检查，就交卷吧。”

我冷冷一笑，把试卷袋一推，离开了座位。

明亮的阳光投射到眼帘上。我猛一抬头，一阵头晕目眩。

哦，累极了。仿佛刚刚急速地登上一座高山，双腿微微打颤，心狂跳不止。该找个什么地方坐坐才好，哪怕只坐几分钟，九月的阳光已相当柔和。

但是不能坐。那样会引来好多讨厌的目光，说不定田还会借此演一幕动人的好戏。我得走，再累也得走。我好象命中注定这一辈子要不停地朝前走，不能有片刻的懈怠，尽管我是那么强烈地渴望安宁。

我回过头来，最后看了一眼考场。三天来，我持着一张六八年初中学毕业的文凭，和二十多个七七届的大学本科毕业生一起，在那里第三次参加了研究生招生考试。可是当我回过头来时，我竟对这一点发生了怀疑，心中感到茫然而诧异。

我迈着疲惫的步子，缓缓地走过校园。正是中午开饭的时辰，男女大学生们敲着饭碗，说说笑笑地涌向食堂。在最近几年中，我经常来这儿借阅图书资料，那时看到安静的阶梯形大教室和在树荫下用功的学生，总有一种惶恐和悲哀的感觉，觉得自己在进行一场名副其实的乌龟和兔子的赛跑。感慨之余，又暗暗发狠，终有一日，当我完全靠艰苦的自学叩开了研究生的大门，我将在他们这些幸运者面前把头仰得高高。三天中，当和那些大学生们一齐等待入考场时，我常听到有人在背后窃窃私语，说我就是罗教授常提到的那个自学青年，说我曾参加过两次研究生考试，虽未被录取，但成绩都过了关，还有许多我自学的小故事。我漠然地听着他们的议论，仿佛他们说的是另外一个陌生人，心里感到的只是茫

然若失的无限惆怅。

刚走出校门，听见一阵叮铃铃的自行车铃响，一个熟悉的声音喊：“哎，高扬，你还出来？等得我好苦。”是根生推着自行车从路对面跑过来，黑瘦的脸上挂着欣喜而亲切的笑容。

我忽然产生了想在什么地方靠一靠的依赖感，伸出手去，扶住他的车座。我多么感激这个瘦削的青年，四年了，默默地站在我身后，每当我需要扶持时，便及时地伸上他那双建筑工人的大手。

“根生，你怎么来啦？”

“是爱华让我来接你的。”

哦，爱华。是的，在他身后，又站上了那个单纯而善良的姑娘。她以一个姑娘全部最宝贵的爱情爱着他，为着他，又以同样的感情关心着我。我悄悄缩回手来。

“谢谢你们。其实，不必，大白天，接什么？”

根生一笑。

“你知道，她并不是因为白天黑天。”

那种依赖感已经消失。我知道我必须自立，不管有多难。

“谢谢你们啦！”

根生瞅着我，嗔怪地摇了摇头。

“高扬，考得好吗？”

“还好。”我淡淡地回答。

“你觉得有希望吗？”

“我想有的。”

“呵，真的！”他欢喜地叫，“那我们快走吧，找个地方吃点饭，为你庆祝一下。”

他很高兴。四年来，他总是为我每一点可能的成功高兴。我却别开脸去，去看师大的校门。

“你走吧，根生，我还不想走。”

“干什么？”

我沉默了一下。

“我想看看这座校门。”

“看它干什么？”

“哦……我一直觉得，它很象座凯旋门。”

“凯旋门？”他目不转睛地看着我，“怎么象凯旋门呢？”

“每一个叩开这座门的，都意味着是个成功者。”

“噢。那么那些没进这座校门的呢？都是失败者？”

我避开了。稍停一会儿，我说：

“根生，你走吧，我想再看看它。”

他看我一阵，闷闷地答了声：“也好。”骑上车，走了。

正午的太阳照着这座白色的建筑物，使它通体都闪出淡淡的、圣洁的白光，仿佛它是冰雕玉刻而成。那高耸向上的四角，竦峙挺拔，富于飞动之势，给人一种昂然向上的力量；而那四根朴实无华的门柱，以及那硕大的顶部和门柱间形成的力量对比，又给人一种庄严的、凝重的、近乎压抑的感觉，似乎提醒人们，要走进这座大门，必须付出艰苦的努力；大门正中横书着的镏金的校名，由于年代久远，已经色彩斑驳了，可唯其如此，才愈发显得它古老而威严，它恰象一个标

志，标志着社会对于一个人的承认。呵，这座普通而又非凡的校门呵，它到底是什么？是天堂之门吗？不，天堂之门不会这样沉重；是地狱之门吗？不，地狱之门不会这样圣洁。那它就是二者得兼吧——走进它，就同时迈进地狱又升入天堂。

在我出生以前，它就矗立在我们这座城市里了，可只是从四年前那个傍晚开始，它才在我心中产生一种全新的意义。那时候，我刚刚经历了打倒“四人帮”以后的第一次自我否定，身心似乎处在一种可怕的虚空之中。一天下午，久云不雨的天空使我感到一种莫名的烦躁，我携了一把小伞，胡乱在市郊漫步。就在我走过这里时，被阴云浓锁的西方地平线上，突然裂开一条缝，一抹残阳透射出来，恰好照在这座校门上。在那般灰暗阴沉的时刻里，那光线是那样的光彩夺目，灿烂辉煌，它似乎把整座校门点燃了，把它变成了一座光明的殿堂。我当时的感觉，好象是受了某个神祇的启示，神圣而又惶惑。我屏住呼吸，轻轻走近那校门，仰脸看着那似乎就要压下来的顶部，觉得自己是那样渺小，而对于某个目标的向往又是那样强烈。忽然，我从心底呼出了“凯旋门”三个字。

哦，就从那时起，这座古朴的校门就成为我心中的凯旋门了。谁见过战士通过凯旋门的壮丽场面？军旗先导，号角齐鸣，英雄们身上带着光荣的伤痕，气宇轩昂地通过凯旋门，人们把鲜花和欢呼一齐抛向他们。是的，通过这座凯旋门时，不会有那样壮观的景象。但在光荣的意义上，两者等量

齐观，更不必说在一个人的命运中，通过这座凯旋门更要重要十倍！战士的军功，有的很快就会被人忘却的，而走进这座门，对于一个人意味着什么呢？

也就从那个时候起，这座门对于我的努力有了非同寻常的意义。在那些暗淡的、极少有希望闪烁的自学岁月里，每当疲惫已极，无力支撑之时，想到它，立地便生出了力量，鼓舞我不屈不挠地向它挺进。可是为什么，今天，为叩开它进行了最后的冲刺以后，重新打量它，我感受到的只是那种茫然和诧异？我这是怎么啦？

离开校门，我觉得比刚才更累了，两条腿象灌了铅，拖也拖不动。胸口发闷，应该吐出点什么才好，最好是吐口血，一口鲜红鲜红的，象征着青春和生命活力的血。过去在书桌上趴久了，乍一起来的时候，不是常有这种感觉吗？

我走到路边试了两次，什么也没吐出来，反弄得眼前发黑，金星乱溅，出了一身大汗，只好继续一步步在路上挨。

应该思索一点什么，分散一下疲劳。我怔怔的，集中了一下精力，可脑子里混沌一片，连一个有意义的词汇也想不出来。后来，蹦出一个数字，少顷，又蹦出一个，一会儿，那些数字组成了下列的算式：

$$365 \times 4 = 1460 \quad 1460 \times 3 = 4380$$

翻来覆去，这两个算式老在我脑里翻腾，把我弄得更加疲惫不堪。奇怪，我计算它们干什么？它们和我的疲倦有什么关系？我迟钝地一个个分析着这些数字，追溯着它们的来源，忽然恍然大悟——我在计算自第一次报考研究生以来，在

自学上耗费了多少业余时间。

过去的那些岁月一下子回到我面前。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？是在黑白颠倒，感到内心贫乏空虚的时候？是在恶梦醒来，发现自己被荒废被耽误的时候？是在爱情遭挫，感到孤独无靠的时候？记不得了。反正是，在我二十八岁的生命中，我所度过的青年时代几乎都献给了那三尺书桌。多么黯淡无光的青春！没有爱情，没有社交，甚至连电影、电视、逛公园这些起码的娱乐也少得可怜。有的只是书、书、书，有的只是走、走、走。自从看了苏联科学家柳比歇夫的传记——《奇特的一生》，我也开始给时间记账。在我那个账本的记载上，除去以前的不算，从第一次报考算起，每天自学时间平均在四小时以上，至今已有四千三百八十小时。一个人一生中有多少四千三百八十小时呢？特别在这次考试前的两个月里，每天学习占用的业余时间竟在八九小时以上！而在为自己留下的可怜的睡眠时间里，严重的神经衰弱又经常使我彻夜不眠。考试前的那个夜里，我洗了个冷水澡，八点钟就躺下了，但整整一宿，连个盹也没打。我真怕是我的神经绷断了，不得不在清晨四点爬起来，为了刺激精神，用冰冷的自来水冲了冲头，又从机关一路跑到考场。当我昏昏沉沉往考场跑时，真害怕自己会一头栽到地下，从此一睡不起……

可是我想这些干什么？不管我跋涉过多艰难的路程，不管我遭受过多少次挫折，最艰苦的时光已经过去了，我终于坚持到了考试，并且考得不错。我最打诨的英语，这次考得特别好，按最保守的估计，也可以拿到八十几分，其余的也

没甚大问题。直觉告诉我，这一次似乎是胜利在握。

我又一次努力追忆那座汉白玉的凯旋门，想用经过苦斗即将到来的成功振奋一下自己。奇怪，我竟连它的样子都想不起来了。哦，当我那么热望成功的时候，失败的预感总象影子一样紧紧追随着我；如今成功的光芒已在前方闪烁，我却又对它这样淡漠了。

当终于看到机关大门时，我的双腿微微打颤，高兴得几乎哭起来。好不容易捱进宿舍，往床上一倒，就沉沉地睡熟了。

我做了个奇怪的梦，梦见我在一片树林里迷了路。

我居然在那地方失迷了！小树林只有那么一点大，林外的汽笛、人声清晰可闻，抬起头来，还可以看到一片残缺不全的、没有光泽的太阳。

可是树林里却是一片黑暗，树枝和枯藤织成了一张密密的网，把我紧紧地罩在里面。我的脚下，是一片似乎没有底的泥潭。

梦开始时，我似乎已在里面转了很长时间。我大汗淋漓，心怦怦乱跳，浑身伤痕累累，血迹斑斑。我累极了，极想坐下歇一会儿。可是坐哪儿呢？到处都是泥浆，一停下来，两脚就往下沉，仿佛下面有人拽我。

可是我总不能走一辈子。我的力气已经耗尽了，每一个骨节都象要裂开一样。哦，我要坐一坐，哪怕只坐一秒钟！

这个念头刚一出现，浑身就软了。可是，正当准备屈身时，正前方不远的地方，一个声音对我说：

“不能坐！坐下你就完了！”

我急忙挺直身子，希望来到面前。

“你是谁？是谁委派你来引导我的？”

他避而不答，继续响亮地说：

“朝前走！永远朝前走，你就赢得我了！”

于是我咬紧牙，拨开缠绕我的枯藤，捂住树枝划出的伤口，从泥浆里，吃力地拔出颤抖的腿。我步履艰难，行动迟缓，可我毕竟是在走着，一步不停地走着，一步步，一尺尺，终于接近了那声音。

忽然，那声音消失了，消失得无影无踪。我站住，茫然地四下倾听，原来它在我背后。于是，我默默地转过身，不抱怨，不沮丧，吃力地，开始新的追寻。

在这小小的迷林里，我到底往返了多少次？我到处碰壁，到处扑空。希望，是江对岸时隐时现的灯，是天幕上闪烁不定的星。当我绝望时，当我准备自暴自弃，在泥浆中沉下去时，它高高地升起，鼓起我生的欲望；当我苦苦挣扎，带一身汗水，一身血迹接近它时，它又消失了，留给我一片虚无的黑暗。最苦恼的是，无论我怎样努力，它都距我同样遥远。

可我还是死死地挣扎着，以一种绝望的蛮劲和孤注一掷的力量。既然我生而为人，既然我想活在世上，我就要搏！有一口气也要搏！

我又一次接近了那声音，似乎还有人声笑语，喇叭汽笛。我激动得热泪盈眶，喊道：“我终于找到了你！我终于找到

了你！”尽管我还不知找到的是什么。

我迫不及待地迈出那决定性的一步。可是突然那声音又远了，变得缥缈虚幻，象一个无定的精灵，消失在黑暗之中。

我慌了，清楚地意识到生活将要把我永远抛弃，急忙奋力一扑，倒在一片水草地上。冰冷的水浸过了我的脸，堵住了我的嘴。我努力仰起头，绝望地、苦闷地高喊：

“这是怎么啦?! 这是怎么啦?!”

我醒了，是被自己的喊声惊醒的。我脸上湿漉漉的。我哭过，在我自以为很坚强的时候。

太阳已经西下，一片通红的光，从窗外斜进来，照在我的画像上。画像上的我，目光执拗而深沉，神态自信而高傲。记得是在“四人帮”倒台不久，王弘老兄给我绘了这张像。我对它很满意，把它贴在床头，宣布说：“过去我总是信奉别人，从今后我要信奉我自己！”

我坐起来，按着狂跳不止的心，和画像上的我默默相望，一直到那片红光从画像上悄然褪去，画像上的那两道目光变得朦胧而茫然。

我重新回想起我的梦，忽然打了个冷战。多奇怪，这个梦我以前做过一次，是在粉碎“四人帮”不久，在经历第一次自我否定的时候。

我怎么又做开了这个梦！还是那片树林，还是那个声音，还是那种迷茫的挣扎！五年了，其间经历了那么多无情的自我批判，付出了那么艰苦的、别人无法想象的努力，跋涉了那么遥远的、艰难的路程，难道我所做的一切，都只不过是象

梦中揭示的那样，是在一个小小的迷林中原地打转？

我张惶地抬起眼睛。浓重的暮色已经从窗外堆进来，把我紧紧地裹在其中。一种深深的恐惧控制了我，我急忙摸到灯开关，预备开灯。

正在这时，走廊上传来熟悉的皮鞋着地的声音。我的手停在开关上，屏住了呼吸。

门上响起有节奏的敲击声。我暗自庆幸门上装的是暗锁。敲门声耐心地响着，又传来低低的呼唤：

“高扬，在家吗？是我。”

心头呼地一热，嘴唇抖了，于是我把它狠狠咬住。

敲门声失望地停了。静了片刻，果然不出我料，他朝走廊一侧喊：

“哎，爱华，她不在家。”

一个脆生生的声音天真地反问：

“真的？”

“怎么，连我的话也不信？你自己来敲。”

“我不嘛。大姐一听有我，更不给你开门了。都怪你，中午为什么把大姐自己丢下跑了？”

“好了好了，抱怨一下午了，怪不得大林说你厉害呢。快走吧，我以后将功补过。”

“你还没找到大姐呢！”

“她也许到王弘大哥那儿去了，我明天再来看看。快走吧，上课要迟到了。”

在爱华的娇嗔和根生的劝哄声中，两人的脚步声渐渐远